

# 序

## 三只眼，看得清

◎ 林高

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

《品读新华文学》即将出版。主编希望作协领导为此书作序以壮行色。蒙作协领导厚爱要我接力所托，刚好我有些话想说便大胆允诺。

这确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品读的工作向来少人问津——却极需要有人去做。现在，有学生由教育学院老师引领，对新华文学作品作专业评析并撰写论文，学生对新华作家/作品的研读，有“点”的深入，亦有“面”的认知，获益不浅。年复一年，这些学生是要回到学校去授课的，他们对品读教学更有信心，做得更好；他们的受益将使更多学生受益。

据知，这仅是个开始，品读的教与学的工作将继续。

新华文学景色不佳却一直有景点。令人欣慰的是：“那些整日忙于中小学华文教学的同学们，内心深处对于文学的热情并没有完全熄灭。”（见前言）薪火相传在很大的层面上有赖于老师的坚定信念与不懈努力。各竭所能共勉之，却也必须自我警惕：在对自己

的文化尚有诸多未知的情况下，教与学的时候，谈反对什么可能误判，谈汲取什么可能激进。

因此，基础最要紧。我以为，新华文学的资源有三：一、本土的；二、本源的；三、西方的。而且对一个初学者来说，三方面的次序和比重是不宜随意调换的。

新加坡植根于赤道边上南洋群岛中，移民文化是新加坡文化的本质。地理气候、南洋民俗风土、语言特色，乃至地缘与历史，对各类艺术风格之形塑必产生潜在性的影响——新华文学自然不例外。创作主体应有本土意识，在题材上、语言上、观点上以南洋在地为依归，树立自家气色。

新华文学与中国文学／台湾文学在文化脉络上是传承相接的。汉语文学传统源远流长早已孕育它的美学特质，要言之，抒情而蕴蓄是其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，从诗到文，从戏曲到小说，无不涵盖并一以贯之与文化的筋脉相依附。即使五四后新文学兴起，从形式到思想屡屡变革，大体也没有离弃此一精神气质。必须强调的是，抒情而蕴蓄亦能展示现代文学的批判性、战斗性功能，投身于时代潮流，并非一味伤感自怜悲秋弄月。王德威著《现代抒情传统四论》，王德威、陈国球编《抒情之现代性》，萧驰、柯庆明编《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》等著作论之甚详，对我们不无启发。新华文学如何承接此“语种”文学之美学特质，又能发挥本土的、现代的性格，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对西方文学之博大精深，而今的文青似更为熟知。这是好事。我们无法也不应避开这一块。西方在美学理论的创建与写作技巧的创新上，每每推陈出新，无论对文学视野的开拓、对多端诡譎的现代人生的观察，以及对创作视角的选择都多有启迪。所谓反讽、吊诡、荒诞、戏仿、断片与拼贴……许多现代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真实都必须以现代技巧去挖掘、去检视、去反思。因此，在审美趣味甚

至价值取向上有所比照、有所借镜是好的、必需的。然而，文学的发现与创作必回返到生命的立足点，去思考最终的价值与意义。我以为，生命的立足点正是本土文化与本源文化熔铸其中而形成的东西。当生命里熔铸并形成这样一种信念——庶几近乎身份认同——对西方美学理论云云之学习就更能从容自信：活用而非套用。

我们——不避讳地说吧——对本土文化反倒所知不多，对本源文化反倒生疏了，而《品读新华文学》兼顾三者，待以时日，必有可观之成果。

此衷心之言谨以为序，盼与孳孳诸君共勉。倘不以卖老视之，诚敝之幸也。

2016年6月1日